

经史百家杂钞

(清)曾国藩◇编

古书生◇标点

第4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曾國藩◇編
古書生◇标点

经

史

百

家

杂

钞

第4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四册目录

卷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	(1)
欧阳修	(1)
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1)
胡先生墓表	(5)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	(6)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7)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9)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10)
尹师鲁墓志铭	(11)
梅圣俞墓志铭	(13)
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	(14)
石曼卿墓表	(16)
泂冈阡表	(18)
王安石	(20)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0)
王深父墓志铭	(20)
建安章君墓志铭	(22)
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	(22)
临川王君墓志铭	(24)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25)

金溪吴君墓志铭	(26)
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	(27)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27)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29)
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	(30)
归有光	(31)
归府君墓志铭	(31)
寒花葬志	(33)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	(33)
先妣事略	(37)
归氏二孝子传	(38)
陶节妇传	(39)
 卷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41)
书	(41)
金滕	(41)
顾命	(42)
左 传	(44)
齐鲁长勺之战	(44)
秦晋韩之战	(44)
晋公子重耳之亡	(47)
晋楚城濮之战	(50)
秦晋殽之战	(55)
晋楚邲之战	(56)
齐晋鞌之战	(62)
晋楚鄢陵之战	(65)
晋入齐平阴之战	(69)

宋之盟	(70)
晋魏舒败无终之战	(73)
叔孙穆子之难	(73)
楚灵王乾溪之难	(75)
吴楚鸡父之战	(79)
鲁昭公乾侯之难	(80)
吴楚柏举之战	(88)
晋郑铁之战	(91)
齐鲁清之战	(92)
白公之难	(93)
 卷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96)
通 鉴	(96)
赤壁之战	(96)
曹爽之难	(100)
诸葛恪之难	(105)
谢玄肥水破秦之战	(108)
刘裕伐南燕之役	(111)
韦叡救钟离之役	(116)
高欢沙苑之战	(118)
宇文泰北邙之战	(120)
韦孝宽之守玉壁	(123)
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	(124)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127)
韩 愈	(134)
平淮西碑	(134)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138)
书	(138)
禹贡	(138)
周 礼	(141)
大司乐	(141)
大司马	(142)
职方氏	(144)
大司寇	(145)
仪 礼	(146)
士冠礼	(146)
士相见礼	(150)
觐礼	(152)
礼 记	(154)
祭法	(154)
投壶	(156)
史 记	(157)
天官书	(157)
封禅书	(174)
平准书	(194)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205)
汉 书	(205)
地理志 (节抄)	(205)
唐 书	(218)
兵志	(218)
欧阳修	(231)

五代史职方考	(231)
曾 巩	(250)
越州赵公救灾记	(250)
序越州鉴湖图	(252)
卷二十六 杂记之属	(256)
礼 记	(256)
深衣	(256)
周 礼	(257)
梓人	(257)
匠人	(258)
轮人	(259)
舆人	(260)
辂人	(260)
弓人	(261)
矢人	(264)
汉 书	(265)
修西岳庙记	(265)
蔡 邕	(266)
陈留东昏庠上里社碑	(266)
王延寿	(267)
桐柏庙碑	(267)
王 粲	(268)
荆州文学记	(268)
晋 书	(269)
造戾陵遏记	(269)
韩 愈	(270)

蓝田县丞厅壁记	(270)
鄂州溪堂诗并序	(270)
画记	(272)
南海神庙碑	(273)
汴州东西水门记	(275)
处州孔子庙碑	(276)
衢州徐偃王庙碑	(276)
柳州罗池庙碑	(278)
袁氏先庙碑	(279)
乌氏庙碑	(281)
新修滕王阁记	(282)
科斗书后记	(283)
柳宗元	(284)
始得西山宴游记	(284)
钴姆潭记	(284)
钴姆潭西小丘记	(285)
游黄溪记	(285)
永州万石亭记	(286)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287)
袁家渴记	(287)
石渠记	(288)
石涧记	(288)
小石城山记	(289)
柳州东亭记	(289)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290)
零陵三亭记	(291)
序饮	(292)

序棋	(292)
范仲淹	(293)
岳阳楼记	(293)
欧阳修	(294)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294)
岷山亭记	(295)
丰乐亭记	(296)
曾 巩	(297)
宜黄县学记	(297)
筠州学记	(299)
徐孺子祠堂记	(300)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302)
齐州二堂记	(303)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304)
王安石	(305)
慈溪县学记	(305)
芝阁记	(307)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307)
游褒禅山记	(308)
苏 洵	(309)
张益州画像记	(309)
苏 轼	(311)
表忠观碑	(311)
超然台记	(312)
石钟山记	(313)
苏 辙	(314)
武昌九曲亭记	(314)

归有光	(315)
项脊轩记	(315)
姚 鼐	(317)
仪郑堂记	(317)

卷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

欧阳修

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公讳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其地，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

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及公既贵，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为吴国夫人。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

为，必尽其方，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以上行己大节。

天圣中，晏丞相荐公文学，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记其忠，召拜右司谏。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寿。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其事遂已。又上书请还政，天子不报。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为太后。公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代立者。”由是罢其册命。

是岁，大旱蝗，奉使安抚东南。使还，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岁余，即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益论时政阙失，而大臣权幸多忌恶之。以上谏章献太后、杨太妃、郭皇后事。

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开封素号难治，公治有声。事日益简，暇则益以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尧、舜之治不过此也。”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为公，可以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辩语切，坐落职，知饶州。

明年，吕公亦罢。公徙润州，又徙越州。以上与吕公不和而贬。而赵元昊反河西，上复召相吕公。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乃自为书，告以逆顺成败之说，甚辩。坐擅复书，夺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庆州。既而四路

置帅，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累迁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又城细腰、葫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堕，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至其城大顺也，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初，西人籍为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独得复为民。其于两路，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馈饷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以上经略西夏。

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以上与吕公复合。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乃就道。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

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其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侥幸之人皆不便，因相与腾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为之佐佑。会边奏有警，公即请行，以上参知政事。乃以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至则上书愿复守边，即拜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

是时，夏人已称臣，公因以疾请邓州。守邓三岁，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颍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再出帅陕，并守四州。方公之病，上赐药存问。既薨，辍朝一日，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赠以兵部尚书，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谱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论著，著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与！以上总述其盛德善政。铭曰：

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间几息。公奋自躬，与时偕逢。事有罪功，言有违从。岂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艰其劳，一其初终。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堕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议。帝趣公来，以就予治。公拜稽首，兹惟难

哉！初匪其难，在其终之。群言营营，卒坏于成。匪恶其成，惟公是倾。不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显荣，殁有赠谥。藏其子孙，宠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劝无怠。

胡先生墓表

先生讳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为陵州人，后为泰州如皋人。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着为令。后十余年，先生始来居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与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见天子论乐，拜秘书省校书郎，辟丹州军事推官，改密州观察推官，丁父忧去职。服除，为保宁军节度推官，遂居湖学。召为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迁殿中丞于家。皇祐中，驿召至京师议乐，复以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辞。岁余，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乃居太学，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数遣使者存问，又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

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乌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与其行事，莆阳蔡君谟具志于幽堂。

呜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见于后世。然非此无以慰学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录张君，讳汝士，字尧夫，开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阳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师鲁志其墓，而庐陵欧阳修为之铭。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砖，命太原王顾，以丹为隶书，纳于圻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阙之教忠乡积庆里。

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才数岁，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与临穴，视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试天下贡士，而山甫以进士试礼部，乃来告以将改葬其先君，因出铭以示余。盖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

初，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学仕至贵显。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属适皆当时贤材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而君为人静默修洁，常坐府治事省文书，尤尽心于狱讼。初以辟为其府推官，既罢，又辟司录，河南人多赖之，而守尹屡荐其材。君亦工书，喜为诗。间则从余游，其语言简而有意，饮酒终日不乱，虽醉未尝颓堕。与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师鲁志之曰：“飭身临事，余尝愧尧夫，尧夫不余愧也。”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礼不备。君夫人崔氏有贤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谨，克自树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谓有后矣。自君卒后，文僖公得罪，贬死汉东，吏属亦各引去。今师鲁死且十余年，王顾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临穴者及与君同府而游者，十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则病且衰，如予是也。呜呼！盛衰生死之际，未始不如是，是岂足道哉！惟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故于其改葬也，书以遗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写余之思焉。

吉甫今为大理寺丞，知缙氏县；山甫始以进土赐出身云。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徂徕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徕，鲁东山，而先生非隐者也，其仕尝位于朝矣。鲁之人不称其官而称其德，以为徂徕鲁之望，先生鲁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称，曰徂徕先生者，鲁人之志也。

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贲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祸中伤大臣者，犹指先生以起事，谓其诈死而北走契丹矣，请发棺以验。赖天子仁圣，察其诬，得不发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浑举其志事、言论及其死后奇祸。

先生世为农家，父讳丙，始以仕进，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举进士甲科，为郢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台辟